

志下

明文

內鄉縣城碑記略

南戶部尚書謚文莊

王鴻儒

南陽人

自大盜起燕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城鎮村落多所殘破若內鄉其一也正德六年縣令張侯經來宰是邑見舊城卑薄不可守率屬吏民百堵皆作無何而功以成址厚四丈其高減四之一下固以石外甃以

71011

32112

磚重門四闢麗譙高揭粉堞周施輝映雲漢繚以濤
漚注以清流授兵登陴望者氣懾誠一時之金湯也
於是賊再至而不敢近邑人德之乃請余記其事於
石竊惟昔者文王作邑於豐也其詩曰築城伊瀋作
豐伊匪匪棘其欲逋追來孝夫築城而深其池至可
匪豐水則池之深不可越矣池不可越則城之高不
可凌矣城高池深家計以立敵國外患復何能加故
文仲子曰安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正此
詩之意也城之不可不高池之不可不深是固然矣

若芻粟不多器械不利將焉與守然四事備矣而人心不固事亦難知又必威足以檢攝異同惠足以消融去就人自爲守屹若巨防如此則於應變保民也何有張侯其念之哉

內鄉縣重修廟學記

陝西副使
加叅政

許

評邑人

內鄉之有學舊矣特以時久漸就圯當事者亦嘗修之大抵不計久遠以故旋修旋傾蓋至於今而敝壞極矣前此邑人白之當道議復修之當道者以事體大非其人莫任也會邑侯尙公來廼始專其委任而

公亦慨然任之不辭於是庀材鳩工審勢度宜於凡
殿堂門廡以及坊扁墻垣或飭其所已弊或增其所
未備秩秩翼翼宮牆增色廟貌改觀矣至啟聖祠別
爲闢門樹坊獨全其尊而於學之東南肇建魁星樓
以昭文明之象尤爲盡制云事竣邑傳王君屋夏君
止張君嘉聘謁予屬記其事予惟學以造士風化所
繫茲舉誠先文之上理立政之首務哉顧修學以崇
道也道不明奚取於學今天下道術率宗孔孟考之
六經語孟而其所謂道可知也蓋孔子之言道曰達

孟子之言道曰經而至論入道之功不過好學力行
博學反約而已夫達非立異經非乖常而知行轉約
後又有軌轍可尋學者致此入於聖賢無難而由
亦不失遵道之民斯豈有異說高論以驚駭世俗
寥寥千載濂洛諸儒先後相繼發明而紫陽朱氏
共統蓋至我高皇初定天下與宋學士濂首議功
獨取紫陽氏訓詁至文皇時儒士朱季友者獻所
言盛毀濂洛關閩之說上怒曰此儒之賊也用楊
只士奇議杖遣之而焚其所著書夫二祖神聖濂

通儒在當時寧獨無見而何言道者至今迺紛紛
也卽今致良知之說或以爲卽禪家明心見性
愚固不能知獨竊惟夫多聞建事學古有獲著
謨迺今新建之門弟子動以聞見爲俗學夫人
則作瞋之而馳必有沉躓之患則孔門博學之
行之先後明甚而乃徃徃訾之爲支離若迺離
而耽空守寂此出世法也顧可施之天下國家
釋儒書曾不知其燕書而郢說也且其所稱
其有契於虛寂之旨不過剽其緒言詭以爲

紫陽訓詁一切弁髦棄之蓋徒知操

不知於孔孟亦且彎弧也道術將爲天

師儒之所教廸士類之所服習將何以也誠不

出辨已夫棟宇堂構黜聖丹漆巍如炳如斯學

之修上焉者之事也而敬業樂群闢邪崇正以標以

趣斯道之修君子之責也是故上養士則修學士自

養則修道蓋相成也而今或大謬不然矣夫珠藏媚

澤玉韞輝山士誠砥行立名斯學不藉以有光哉不

然魚目混華其積巾緹什襲而中之所貯廼燕石不

將使有識者大擲揄哉吾固願居斯學者慎念之庶
負修學之意也是役也起於己亥八月成於庚子
川天不煩里甲而財用出人情所協濟官捐俸繕
修各捐貲多寡各有差若其一心協力王成不
侯之精神果斷實使之此皆不可以不特書云
內鄉縣新建城隍廟記

修撰歷任
吏部尚書王華餘姚人

內鄉縣城隍廟舊在縣南門外一里而遠成化十五
年沃君文淵由監察御史來知縣事下車謁神至廟

臣神城隍是司乃不與食城中而置於野
王將不居中軍而越處於外欲其號令三軍出言與
策以禦侮敵愾不可得已慨然有內徙之意時以政
未及成未果明年政通人和方與衆謀地以徙而都
御史王公適至以狀白之公志惟同下檄使徙相地
於城內東隅卜吉方議興工而縣值水明年復旱祈
禱不應歲連儉收兼之疫癘代作工不敢舉於是衆
相謂曰惟是水旱相仍而城隍神不我捍禦實惟處
非其所神棲弗寧自我民作非神咎也惟旱乾水溢

置社稷惟古之義令君之意都憲公之檄此宜舉
予君乃爰合衆議遂率僚屬各捐俸餘集材鳩工而
邑民亦子來趨事經始於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十一
日落成於七月初二日不三月殿隆二丈五尺廣三
丈八尺輪二丈八尺前立重門後設寢殿傍置兩廡
又左右各建廳房二所以爲新官到任齋宿及道士
崇奉香火宿寓之處四面周垣垣廣九十四丈輪奐
翬飛高明爽闔遠近觀瞻日如歸市自是祈晴禱雨
響應也歲以有秋父老胡忠輩咸以爲神之功而

君遷徙之力也不可無述以詔諸後因而致幣來請
予言爲記予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禮盡廢淫祠
而惟諸郡縣城隍廟及社稷山川壇獨存誠以城隍
之神庇內捍外保障一方而功與社稷山川等也崇
之奉之宜其至矣而內鄉之城隍廟處非其所神棲
弗寧如此其何以望其災患是禦庇內捍外以保障
我民也歟此君之所以必徙之也廟旣徙矣神棲寧
矣吾見宜暘而暘宜雨而雨而內鄉之民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矣君之德可忘也耶庸述以爲記而志之

君名頴文淵其字吾浙之寧波定海人昔嘗巡按江西風裁凜持奸豪屏跡至今稱真御史必曰沃君沃君云

創建魁樓記

前翰林院檢討李 葵 邑人

邑大夫尙公旣大修學宮矣已卽其學之東南隅豎一巨樓曰奎樓高四丈五尺濶二丈八尺其上三楹可布十餘席巍然節然杏出煙霧余嘗攜酒其上環而四顧曰佳哉斯樓何前此未有此也而學博王

帥也奎位西方爲文明之象故五星聚奎宋以爲瑞
而堪輿家又以龍首生角爲科名顯達之應則公之
取名斯樓者又豈異哉亦嘗觀於天下之事矣不揭
其象則昧者弗跂也不懸其鵠則瞶者弗聞也不神
道設教以惕之則流俗庸庸者弗醒也敝邑褊小士
頗讀書學問以讀書發家者有矣而邇或小間焉則
衆用憊然故公爲是醒之也夫天不人不贊人不天
不啟倘從是而地益靈焉學益懋焉周情孔思厚積
宏發琅琅炳炳科第繩繩沓至發山川之奇秘透世

運之光芒而國家人材之盛於斯地攸萃焉公之所
以建置之意屬望之殷興起斯文之功豈細也哉余
方與鄉士大夫快睹是役而三先生復茲請之故不
辭爲之記而因致頌於邑大夫也

重修嚴子陵祠堂記

前翰林院檢討

李

葵

邑人

嚴先生光本姓莊字子陵後漢書載爲餘姚人故富
春山七里瀨皆在浙江嚴州而他籍往往不書然新
志載爲邑人引嚴光碣及任延傳爲據則其事固

嚴子陵爲光武故人光武起白水故子陵隱

南陽郡邑多有之余邑南十八里有小山曰富春
迤東五里爲湍河河堧疊石十數曰釣臺湍河則土
人咸稱曰七里河云斯其說傳之上世世遠相沿孰
能決其非是子陵旣生新野去此百八十里亦安知
其遺靈影影不時往來於此耶山頭有廟廢久矣余
旣謝官野處欽其高風而又幸爲鄉里之先生也乃
重建小屋三楹於山之麓貌先生像於中而爲之說
曰先生有言士固有志當光武重興漢祚雲臺之將
相環拱効力以共成不世之洪業彼子陵者亦安知

不自量其素而宋之諸儒論光武不處之繩愆弼違之任而欲相吏焉故子陵不就皆過也凡古之丘壑遺佚未嘗不各有自就而後人喜爲擬議引世之凡情以爲有欲爲而不得爲可爲而不肯爲者豈所謂得其情乎因爲歌以招之曰世日薄兮淫淫杳太古兮誰任望先生兮迴臨扇清風兮璫音薦蘋藻兮余心歌成刻之石爲子陵祠記

內鄉縣建原尙書祠堂記

河南副使

胡

謚

會稽人

成化丙申朝廷以湖廣荆襄流民游集將構患簡命

以居養使民無所歸祇迫其變乃遣諸守臣分
所治宣布上德意以徠以緩得流民匿聚竹茶山
境及散處旁近諸州縣者蓋億萬計皆願就近地
爲編氓爰合衆議卽曠境建縣曰白河竹溪鄖西各
以其所聚櫛比編戶爲里分隸焉而在旁近州縣者
亦隨地附籍鄉府曰鄖陽治鄖陽縣以領新建并舊
置鄖房竹山上津凡七縣徠衛亦曰鄖陽分置湖廣
行都司並附府治以領湖南道所隸衛所與新創衛